

資治通鑑補正

賢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七

起興元元年五月盡貞元元年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萬年京縣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

甲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贈帛來至

綾羅四十擔請行在

羅綺也綾文縐丁度曰古者世氏初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為羅

幕僚何士幹請行覲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

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新米儲得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簪

考異曰柳玭叙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之糧機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

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

考異曰柳玭叙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之糧機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

州尚未春服月未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宜能遽乎今不取

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掣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舡

相警

叩舡也船

五百弩已發矣比至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泥米至減五之四泥為人彊力

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

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

絹帛織成而無紋其精善者曰絹俗亦謂之絹

破然後易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

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眾今春大疫近已

引兵去

考異曰寶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蕃將論莽羅衣眾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武亭川吐蕃傳亦同

大掠而去此使田希鑒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也

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

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憲其懷怨乘蹏乘其虛躍欲待之合勢

則苦其失信稽延我若未歸寇終不滅向者謀誘著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惟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之間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著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著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著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禽百姓畏著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臨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急我之師堅寇之衆我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故著戎未退臣竊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奸計倘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棄衰敝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蒸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戍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着着於大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陸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戍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條分也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秦調咸陽長安古秦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艱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咸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曰師出以律律古職官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律古職官也否職皆凶有職無師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當今事宜所繫尤切益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勢力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哨者驟降詔書教諭辭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匪謀豈密樂于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慈美鑒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

睿憲匪惟無益其損實多陛下宜俯徇愚意委任摩帥一切機會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填其言以取重深

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驕謀勇者奮

力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使

薨從肅宗子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明年以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

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

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餉糧運曰餉○餉音運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

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

于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

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為大王剪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

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沈豫不擊沈讀與猶同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

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經城西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

回紇縱兵衝之俊武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

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

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

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

既內慙又恐范陽畱守劉怱因敗圖已怱悉發畱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

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事見二百二十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

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山國燕之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為安喜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為安喜帶定州固烈悉取

軍府綾繅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饑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

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改具曰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曰華傳曰孝忠令

華詣固烈交郎固烈死孝忠報華知滄州事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劉固烈死孝忠聞之華素寬厚

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孝忠豈得但令華交檢府藏今從華傳及燕南記

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

滔既叛與孝忠為貳滄定之路阻絕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曰城久圍府兵不能救今州十縣皆瀕海有魚鹽利

以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請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復置橫海

軍以華為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時建中三年也既而王武俊又使人說誘

之必欲使歸已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畱其馬遣其士

歸武俊怒而方與馬慥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

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覘晟進軍之期皆為邏騎所獲晟引示以

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賊不敢出

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清宮闕晟曰坊市挾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

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

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京城之下也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

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光泰門苑城東北門程大昌曰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

東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

之東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說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駱賊併力功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

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飲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白華門殿夜

聞勦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西師謂渾瑊之師也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

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渚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

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麋村神麋村在苑北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

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

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

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

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

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石金吾仗含元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

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

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

中股票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方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

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丹鳳

之西為福建門又西為興安門也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斬泚黨李

希倩敬鉅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

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清肅宮禁秋謁寢園鍾虡不移說文曰虡鐘虡之樹也飾為猛獸名曰虡

象之為虡廟貌如故生時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晟在渭橋榮感守歲榮感守之是為罰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榮感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

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

客晚出為縮縮為主入晉書天文志日失次而上為贏失次而下為縮

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

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開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

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諸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茂

拒之至彭原西城屯

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寧州

其將梁庭芳射泚壁院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于平奔鳳翔

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

裏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裏頭

贄上奏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近近自郊甸遠周環瀛百役疲瘵之耻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竊想聞

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念將士鋒刃之殛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宮為急

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

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四海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剪除元惡曾未汰辰奔賀往來道路如

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矚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

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

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

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蒸黎優問耆老安反側寬宥脅從宣

暢鬱堦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膳饌庭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

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古之興王必慎於此且敬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

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道使憂虞自困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

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為君之體然

也昔衛獻公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

也昔衛獻公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

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治如不及懲亂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矣所賜城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

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綸經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將沈等已酉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賂元光尚可孤各還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詔

改梁州為興元府給復二年以紀元為府號始此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差官有差朱泚之敗也李忠臣

奔樊川縣道元水經注曰樊川即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廢邱景賜邑於此鄉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程大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擒獲丙寅斬之上問陸贄

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

書周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朝各朝於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議者或謂之權臣竊

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施權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趨理也必取重而捨

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

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

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臨堅殲敵之

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升勢自踰縮不如俟奠枕京邑奠枕安枕也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

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鉅哉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

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免今

年秋稅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初李懷光既還河中又欲

悉眾西逼乘輿時渾瑊提孫軍抗賊辱帥未集副元帥判官高郢與李鄴固止之會懷光子瑋候郢鄴乃以順逆之

理諭之曰君視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況國家固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眾西向自絕於天十室之邑必有

唐紀四十六

忠信安知三軍之中不有倡義者乎璵震懼為之流涕至是郾又數勸懷光歸款懷光乃遣其子璵詣行在謝罪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鄜邕之姪孫也初以監察御史為懷光參佐及懷光叛鄜欲死其事而慮為其母禍乃偽為懷光曰元病在洛請母往視之懷光許令母獨往母得以妻子從鄜意遣妻子同行懷光知而責之對曰鄜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不使婦隨姑也懷光無以罪之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游瓌戴休顏以其眾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唐世天子以雙日視朝雙日謂之間日輒宴勲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士又次之初朱泚之亂崔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遣王氏繒帛故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上還京具陳其狀以獻當時益重祐甫之家法曹王皋遣其將伊慎王錕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盛將步騎八千救之皋遣其別將李伯潛遁之於應山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隨縣地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為應山以縣北山為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斬首千餘級生擒戒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屬鄉走之記祭法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隨故厲國皇甫謐曰今隨之屬鄉九域志隨州屬鄉村有厲山今自棗陽至屬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岡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譖諫宣詔未畢眾殺巢父及中使咬守盈懷光亦不止攷異曰御志曰七月十三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父中使諫議大夫孔宜委軍赴關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遣其卒使璵已卒之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巢父之死也眾莫能容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金尸以開今從實錄散視高郛獨撫其屍而哭之辛卯赦天下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士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

見二百二十四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謫微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卷承泰元年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省謂之西省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通

京師... 大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承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衆亡之虜不能取乃

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鬼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

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

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斷元忠見二百二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

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謂東侵聖德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

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吐蕃臨河隴獨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

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李希烈

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致其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璜等

歸順脚力張希瓌王仕鵬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宛不得名字云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

希烈令偽皇城使辛景璜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三日今從之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罵曰然則賊耳

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罵曰然則賊耳

何謂救邪遂縊殺之年七十六曹王臧聞而泣下三軍皆慟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

不以姓名稱之而曰魯公附錄戎幕閑談云天寶中有范氏尼知人休咎願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禮泉時諸范

食單曰願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猶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言壽矣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願郎聰明過人問事不

到相及使於蔡州魯公數曰如范師侯之言吾命懸於賊矣要言壽矣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願郎聰明過人問事不

舊相錢於長樂坡公醉跳前楹謂送者曰吾命懸於賊矣要言壽矣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願郎聰明過人問事不

不喪少而去及上公遇害於城南刑平得歸葬家人藏棺狀如生魯公至死猶如生

指高少而去及上公遇害於城南刑平得歸葬家人藏棺狀如生魯公至死猶如生

家大題曰寄懷師北山顏家商人如言投書守塚老蒼頭得書大驚曰此

先太師親翰也發冢開棺則已空矣其子孫直至羅浮山求之竟無蹤迹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報

即位涇州有劉文書之亂既而又有姚秦請往理不用命者因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矣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使

今言之亂既而又有姚秦請往理不用命者因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矣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使

及四鎮北庭溼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 先是上命渾瑊略元光討李懷光軍於同州九域志同州至河中七十五里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於

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敬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晉書三州皆與馬燧巡屬被擄故得說下之宋白曰慈州文城郡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鳥成園名治吉鄉縣漢北屈縣也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

諸軍行營副元帥是年正月置奉誠軍於同州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使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復置廊坊節度使

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

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言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甲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鑑之罪張鑑見二百二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朱滔為王

武俊所攻殆不能上表待罪 己酉廷王玢隋王迅薨 九月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屬李懷光度支以

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貶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以討李希烈喪師失守也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闔宴寇同州官軍敗於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

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武德元年分諸縣置永樂縣屬邠州州廢屬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府既而

永樂則兵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百二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見二百

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上還長安願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

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典禁旅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奪矣故異日舊竇文場傳云文場與霍仙鵬分統禁旅蓋有遷尋

建中四年

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典禁旅

羅而山代之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遠也今從實錄

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

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曰

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

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

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

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故異曰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謂於座執而殺之還鎮表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于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鑒

為衛尉卿丁丑晟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

乃分兵數千略定諸縣項城令李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其妻楊氏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逃之謂何侃曰兵少

財乏若何可守楊曰縣若不守則地賊地也財賊財也百姓皆賊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士尚可以濟侃乃

召吏民入廷中告之曰令誠若主也然歲滿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奉賊乎眾泣

而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楊身自爨以享眾報賊曰項

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攻之侃中流矢還家楊責之曰君不在行間人

誰肯守死於堞與死於牀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項城卒完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

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李澄請降事始上卷七年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故異曰二月己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之耳宋亮節度使劉洽

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瓌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

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拒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

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治己保子城矣澄乃舍於浚儀浚儀帶汴州李澄蓋舍于縣治輿地志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北象而儀之以為邑

唐紀四十七

名漢武元年廢新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列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竇鼎孫為

汴州刺史都統司馬宋滑河陽都統司馬也竇鼎孫屬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大梁勉失守事見

四年建中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

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

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建中四年陰蓋真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

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常湖蘇杭睦越明台溫衢

州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永嘉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等手援齊越蓋兼統宣州為

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

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

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

違衆恐并為卿累泌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

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廷對

曰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

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皋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

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

濱發米百萬斛聽皋留五日即還朝皋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出糧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

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陳少遊時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四卷興元年四月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

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首節陳少遊事見二百一十九卷建中四年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韋皋事見二百一十八卷建中四年請以皋代少

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至中書諭旨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堂既

罷各居從一請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散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

牧舍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

最當之今大獎朝來主上已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

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說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

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贈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

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湜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

湜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唐辰加浼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湜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

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大饑道殣相望檢校尚書右僕射河陽節

度使李元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雖堅戈矛雖利然務以力勝賊其可盡乎救敗者莫若德方鎮

之臣先退讓死權錮錄吾所不取也遂固請歸東都元練達軍事嚴備不虛常若有敵資稟善者必先以給士故士

以此親愛之

丑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謚曰文忠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

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靈輿播遷海內

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

若讐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張薦等上疏曰杞二年擅權百揆失叙書與典紀于百揆百揆廢事掌今云失叙謂事業廢也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棄偏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

唐紀四十七

論奏唐謂大明宮含元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

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易言開遠其故處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

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

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

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克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怒已之孫也河南河北大饑米斗千錢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故以鄭滑節度授之以代宗女嘉誠公主

妻田緒嘉誠縣名隋置唐為州治所李懷光都虞侯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鄧李鄺懷光

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鄧鄺詰之鄧挺然抗辭無所動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為之慙沮鄺被責辭激氣壯三

軍義之懷光亦不敢殺乃赦鄧而囚鄺改正通鑑原文云鄺抗言通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是謂并鄺而囚之

不言囚鄺也馬燧軍寶昌鼓懷光兵於陶城唐書地理志河中府陶城府屬道元曰陶城在蒲城西北即齊所都也

改從陶城馬燧軍寶昌鼓懷光兵於陶城唐書地理志河中府陶城府屬道元曰陶城在蒲城西北即齊所都也

也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夏四月乙丑復封晉王諡為懿王丁丑以曹王皋為荆南節度使李希烈

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已卯以滑州永平軍為義成軍江陵度支院火燒租賦錢穀百餘萬壬午馬燧渾瑊

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據豐園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燧燧瑊為招撫使五月丙申劉洽更名元佐韓遊

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闕宴欲爭之士卒指鄺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朔方軍分屯河中鄺州故

討李素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置是遠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

是得復踰旬月六月辛巳以宣武節度使劉元佐兼汴州刺史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臯為西川節度使開錄

傳云臯未遇時薄遊劍外值西川節度使張延賞為女擇婿未得其人延賞妻苗夫人有才鑒一見臯即奇之

此人之貴無與比傳遂以女妻之而臯性高曠不拘小節延賞漸惡之惟苗夫人待之極厚下至婢僕無不愛臯

延賞人所以無有...
而乃充贈行...
為大理評事...
臬乃改易姓...
臬非韓姓也...
日入州方知...
於蜀江之投...
大蝗東自海...
捕蝗為食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上遣使問李泌必取一桐葉破之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義不可復合有如此葉矣李泌亦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同州在長何以制之一也

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先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故云然土宇不安何以獎勸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李希烈時據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覲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謂解奉天圖勳賞也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當無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臺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教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初上在奉天詔天下勤王時靈武杜希全鹽州戴休顏夏州時常春渭北李建徽雖遠無不皆至河東節度使馬燧近在太原獨不至但遣其子暢及大將王權領兵五千人入援既而再幸梁洋權遂抽兵歸太原暢亦北還不從上行及收復京都燧又不入朝賀上亦不以介意

惟以懷光為慮李泌奏上曰懷光何足慮臣但恐其梟懸太速耳上曰未諭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且卿書生何能手取懷光也對曰臣以為陛下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何以言之馬燧為河東節度保守山西十餘州以待陛下